



■ 韦 韦 《亚拉巴马之歌》(法)勒鲁瓦 著,胡小跃 译 作家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疯狂鸳鸯传奇

国,也算是水到渠成。

2007 年龚古尔得主勒鲁瓦,身为纯粹的巴黎人,在法国戏称之为“美国作家”,他对美国的迷恋,从这部获奖作品中可见端倪,小说讲述了一对美国作家,人物是真实的,故事出自虚构。勒鲁瓦用泽尔达·塞尔作为第一视角,对于泽尔达·塞尔,中国人未必熟悉,说起他的丈夫菲茨杰拉德,大家就耳熟能详,没错,就是他,《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接着大家应该顺势想到菲茨杰拉德夫人,他们的故事很传奇,适合被大众八卦,女主角是祸水,男主角是被红颜熬干的那汪苦水。以上的评价是传统版本,出自菲茨杰拉德朋友们之口,菲茨杰拉德的朋友们认为泽尔达·塞尔是罪人,毁灭了一个天才。这种偏见很正常,就象柏拉图从不认为师母是个好女人,苏氏流传千年的泼妇形象,很大部分源自苏格拉底得意弟子的宣传。

对菲茨杰拉德夫妇的故事,勒鲁瓦觉得可疑,所以他穿上那个美国女人的套头衫,掐细嗓子,完全颠覆原先的版本,小说家的声音极其可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被勒鲁瓦

颠覆后,这个故事与传统截然相反,在《亚拉巴马之歌》中,菲茨杰拉德成为郭小四那样的抄袭者,而美国另一作家海明威,则被描述成粗鲁、野蛮、狡诈的,一无是处的鸡奸者。这些颠覆换以勒鲁瓦自己的话述,便是:“尽管我是个男人,但我要再出现她的声音”。

可能是种机缘巧合,对法国小说我有偏见,法国作品中的轻小说特质,让我觉得更适合女性作者来书写,象杜拉斯和尤瑟纳尔这样的,神经兮兮还让人觉得正常,并且以之为美。如果是男性作者,则需要特别聪明,就象我所喜欢的卡尔维诺,但聪明和孟浪是两个形似不神似的概念,容易被混淆,多数男作家把小说写轻后,就失之轻浮,法国的男作家更是如此。所幸勒鲁瓦书写《亚拉巴马之歌》时,冒充了女性,轻松避开了法国作者的软肋,而故事中那些带点哗众取宠的颠覆,在这个背景下,乍看也很正常,可以当作是女性作者的撒泼打滚。但不知勒鲁瓦是同性恋,还是女权主义者,看完小说后,我突然联想到此,热爱八卦,算是我的恶癖之一。



■ 裴 钰 《忆昔花间相见时》袁江蕾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袁江蕾品花间词

袁江蕾的《忆昔花间相见时》,重建构建了“花间词”的现代人文价值。这让我感到惊奇,也感到欣喜。

在传统文学思想里,花间词的文化价值有限,通常会说词风香软,题材多在红粉闺房,卿卿我我,和江山社稷关联不大,于兴国安邦作用微小。所以,汉高帝刘邦的顺口溜诗“大风起兮云飞扬”,让多少文人叹为观止,而花间词则在冷清的角落,宁静地安睡,今天,袁江蕾唤醒了花间词,我们也第一次在她的红袖旖旎中,领略到一份人文的沧桑。五代十国时期(907年~979年),堪称中国历史的“地狱年代”,国家分崩离析,已成碎片尘埃,五个小朝廷旋起旋灭,更有十个小国割据一方,北方还有契丹,兵荒马乱,尸横遍野,政治道德体系崩溃,社会人伦观念绝丧,整整73年,不堪回首,文明几于毁灭。但是,在晚唐五代时期,却出现了耀眼鲜丽的“花间词”,晚唐之温庭筠、皇甫松、五代之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扈、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人,他们在地狱年代里,咏唱起主题为“女性”和“情爱”的词章,死能碾碎生命,但无法摧毁人性,恶能残暴名利,但无法消灭情爱,当中原已成一片废墟,但先民的心里还包含着人性,涌动着情爱,动乱蹂躏着一个时代,可文明不死,她隐藏在花间词那片人性的土壤里,情爱就是文明最后的养料。社稷粉身碎骨,

可文明却野火春风,孔夫子的《论语》被撕成碎片后,花间词却在为我们的文明疗伤,为先民绝望的心灵滋养。

有两类人是不能品读花间词的,属于“听完之后,后果自负”。一类人,是狂热地喜欢指点江山,无时无刻慷慨激昂,宏大叙事,当他们壮怀激烈之后,细细品读花间词,立刻,他们就会融化掉那虚无缥缈的“江山”,回归到真实与温馨的“屋檐”。另一类人,是埋头在经史子集里面的书呆子们,他们品了花间词,立刻就会不爱孔子爱妻子,不敬圣人敬爱人,一部“二十四史”是杀戮和欲望的名利史,而整个花间词,则是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江山”与“屋檐”,“圣人”与“爱人”,“名利史”和“心灵史”,孔子教导一个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孔老夫子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他没有说一个人的归宿在哪里。有人会说,人难免一死,死便是人的归宿。这种说法未免太消极,太悲观,古人们可不像今天的人们这么贫乏,这么苍白。清代有位大思想家,叫龚自珍,他就是一位真正懂得人生,并且享受人生的人,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就是《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位胸怀九州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应该很“江山”了吧,可是,他同样写了一首诗,比上面这首更加

震撼人心,更加惊世骇俗,只是到了现在,鲜为人知:

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武。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这首诗写得极有趣,太老实。龚自珍在年轻的时候,也热衷于评点江山,臧否人物,津津乐道于评点历史人物,什么商汤、周武王、秦始皇和汉武帝,可是英雄总是要衰老的,也就是“垂暮日”,龚自珍告别了自己的青春,阅尽人世沧桑之后,才慷慨万端地写下“温柔不住住何乡?”温柔乡才是一个英雄最好的归宿,才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归宿,“屋檐下”才是一颗受尽沧桑的心灵,最安静与惬意的栖息之地,那些“秦皇汉武”都比不了自己的“爱人”。

没有什么比“屋檐”更加温馨,没有人比自己的爱人更加可靠。五代的大动乱,大毁灭,大绝望,世所罕见,在生死无常、颠沛流离之中,五代的先民喜读花间词,因为,花间词里有他们的“归宿”,有一个生命体的终极价值。

生命体的归宿是什么,我想五代的先民懂了,清代的龚自珍懂了。而今天的人们,两性之间,猜忌多于信任,索取多于付出,背叛多于忠诚,依赖多于自主,荒唐多于本份,冷漠多于心热,虚伪多于本真,困惑多于清楚……在今天,功利的文化引导了躁动的情怀,捏成了迷乱的心灵,男人远离本色,女人变得僵硬,天空还是蓝的,可我们的情怀却早已千疮百孔,一地鸡毛。

■ 王 之 军



《天使之门》
(英)菲兹杰拉德 著
周吴俊 译
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六十岁才开始 小说创作的夫人

2006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书店》,从那开始,透过这本书人们又再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大器晚成”。2006年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年份,我们重新认识了大器晚成的导演李安,又知道了英国这样一位六十岁才开始小说创作的老太太。细数她的一生,一直到2000年离世,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只有九部而已,但正如书中介绍的一般,这九部作品中竟然有三部获得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2009年1月,新星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获得布克奖的作品《天使之门》。

还有一句更加熟悉的话,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虽然这句话算不上是一句真理,但是对于小说创作乃至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生活是唯一灵感的源泉,没有生活的作品也注定难以长久。即便是以新小说著称的克洛德·西蒙,即便是极富想象力的卡夫卡,其经典之作无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来的。但是与这些已经被印在文学史里的大师相比,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从生活中找到的创作灵感仍不相同。在经历了二战,经历了英国现代史上无数次大事件之后,六十岁的她才开始创作,这种状态已经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又高于生活那么简单了。应该讲,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都是她淘汰了六十岁之前所有蒙昧想法、幼稚经历之后所得到的生活,小说只不过是全新的一次带入。菲兹杰拉德对生活的提炼并不是为了小说,而是为了生活本身。年轻作家以及那些不注重生活的作家去读她的小说,所得到的只是对于她写作姿态和传达出来的情绪的望尘莫及。

如同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其他的作品一样,《天使之门》也是在以女性的视角叙述故事。在阅读了《书店》中的佛罗伦斯之后,我们会去想到底菲兹杰拉德本人与佛罗伦斯有什么样的关联,《天使之门》中我们依旧看到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状态,对生活无比透彻的沉淀,同时,菲兹杰拉德如同其他英国小说家一样重视着故事的延展而出其不意,《天使之门》让我们经历一次美妙的叙述之旅的同时,依然像畅销小说一样有着复杂、紧扣的情节。过程依旧是在追逐主角的“意义”,只是这次小说的主角名字变成了黛茜,与《书店》所不同的是,菲兹杰拉德这次写作本身就像是一次追逐“意义”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在菲兹杰拉德的笔下考着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在不经意间从小说中透露的那些极富英国时代感的现实人物,也都稍微夹带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逐,并且付诸到现实行动之中。《天使之门》的结尾与菲兹杰拉德其他的小说一样,平稳而简洁,此时整个故事又不像畅销小说一样,给出一个惊人的结局,一个精致而伟大的结尾,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甚至都不觉得这本书已经结束。《天使之门》所带给我们的气质倒真像古语所说,“绕梁三日,娓娓动听”。

窃以为在小说创作中,最难得的不是完全代入自己的生活在创作中,也不是完全脱离自己的生活。正如儒家所说的“无极”一般,真正出色的小说境界应当是有作者自己的生活,但是却仍旧使自己与作品保持微妙而不易察觉的距离,这样作品所传达出来的魅力才会显得生生不息,永恒不止。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作品正是有着这样的境界,而又传达出来不止的魅力。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个对生活完全熟知而又彻底剖析之后的人才会有的境界吧。加上女人独特的对生活和人之间情感的理解,《天使之门》精妙而充满灵气的字里行间,给我们的不是煽情,而是最真最直接的感触与感动。